

当我们暮然回首，不免怀旧在心头。

走过的人生路，诠释着沧桑的岁月。

李翔的“难忘那大山”把我们带回了那蹉跎的岁月。是啊，那山、那水，无不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，那树、那草，无不洒遍了我们劳动的汗水。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，那难舍的情怀，那亲人般的惦念，永远地留在了记忆中……

难忘那大山

李翔

每天驾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，上班时和同事叽哩呱啦 English，周末在商店里挑挑选选，节假日走在大街上融入各种肤色的人群中，这一切是那么自然，仿佛自己就生长在这国度，直把他乡当故乡。而那三十八年前的一千多个日夜却如梦境，缭绕于脑海里亦真亦幻，我时而迷惘：三十八年前在那大山里赤脚担粪桶、单肩挑百斤公粮仍能健步如飞、犁田插秧都要试一试的倔姑娘竟是我？

不知是为寻梦还是为解梦，当千禧年回国探亲，携先生和儿子去那大山寻答案，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，依稀认出几个熟面孔，并忆起几个名字。而当年风华正茂的我已两鬓染霜无人认出，当我说我就是当年在这插队的知青，围观的人群中竟有几人异口同声地叫出我的名字，真让我大吃一惊，没想到三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那个姑娘竟留在他们的心底那么深。

奔向大山

当年到农村插队，我是身不由己却是自愿去的。本来我家已有一个哥哥去支边，两个姐姐到农村，可当年因父亲头上那顶无形的帽子，无人告诉我可以留城，同院的一位“工宣队”大嫂每天在我耳边吹“我们都有一双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让我烦不胜烦。当一位同班好友相邀我同她父母厂里的知青一同下乡，正巧我的五姐也下乡插队在那个公社。我就这么一激动，也未征求父母的意见，就自己跑去派出所下户口，并自作主张地改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，急不可待地奔向那广阔天地。

当汽车沿着大山的肚子盘旋而上，哇！看那青纱帐扎盘于山顶，再看层层梯田错落有致，这不就是大寨的翻版吗？（没想到以后每天生活在那大山里，当顺着山间小路往高处爬，再回头往缠绕于半山的公路望去，运硫磺的大卡车变成玩具车；再看山底下的小煤窑，人却变成小蚂蚁，幸好我没得恐高症，如一不小心踩失了脚，那这一身零件不就全散了架，那时才知道现实不是那么浪漫的）我虽然没有一路高歌，但也没掉一滴泪。到达公社时，早去的知青都来迎接我们，生产队也给我们准备好了住处（一幢过去地主的木板瓦房的正厅），我们三个知青住一厅一卧一厨，还让其他队住干打垒草房的知青羡慕不已。

以后我们这分布在三个大队五个生产队的二十个知青，每周一次赶集都要相聚一起，虽然劳作辛苦，生活困苦，但大伙儿凭着年轻，也会苦中作乐，每个队轮流作东，煮一锅红薯饭就大白菜也吃得香。我们三人初到农村那半年还有国家供应，每月三十二斤粮食、半斤菜油、六元生活费。农村又正是丰收季节，除了粮食外还分得一大洗脸盆菜油。长这么大从未见过家里这么富有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而早去的那十七个知青已没有国家供应和生活费了，都凭工分吃饭，当然粮油是青黄不接。有几个周末都跑我们生产队来，二十个人有的揉面烙大饼、有的炸油条、有的推磨做豆花。别看那些男生过去在家时从未做过饭，可这时都卖

力又能干。我们三个知青在这二十人中算是年龄小的，看这些哥哥姐姐们能来我们生产队，就觉得很高兴了，当然更毫不吝啬地有吃大家分享，完全没想到这些粮油是要细水长流过一年的，到后来没米没面没油的日子时，才有些后悔当初的“挥霍”。幸好生产队有小煤窑，我们知青去担煤不要钱，所以白开水还能随便烧来喝个够。

有时大伙儿亮开嗓子吼几曲，真是年少不知愁。我们大队的七个知青组织了文艺宣传队，排练了几个样板戏的片段到各个生产队去巡回演出，赶集日还到公社台上亮相，这免费的演出当然捧场的观众不少。大热天可以不出工排练节目甭提有多高兴，生产队给没给记工分也不知道，那年头可是凭工分分口粮的，我们却不介意，本来那点工分就分不到多少粮食，我们生产队每人一年才分一百多斤谷子，一百多斤麦子，一百多斤玉米，再加上红薯土豆等，辛苦干一年却吃不饱，反欠生产队钱。曾有知青写家书告知自己的生活：早上吃“三吹三打”（头天晚上在炉边烤几个红薯，第二天早上吹掉上面的灰就当早餐）；中午吃“开花汤圆”（红薯切片煮汤）；晚上吃“五龙抱柱”（煮整个红薯）。我们生产队三个知青就曾有一个多月就是三餐全红薯，劳动时一弯腰就吐酸水，农民告诉我们：吃红薯时要吃白菜青菜萝卜菜，胃才不会倒酸。下乡一年后，我母亲几百里迢迢来农村看望我，我却没米不能煮碗饭，望着屋角缩头缩脑的一堆红薯，只好找邻居要了几根葱切葱花，煮一锅红薯汤招待她。母亲非常难过，以后自己省吃俭用，省下粮票和油票寄给我补贴。那时虽苦虽累但还没深想会不会“扎根农村干一辈子”，仍蹦蹦跳跳蛮起劲，后来招生时还凭此走运，这可更是当初未曾料到的。

独留大山

如此苦中作乐过了一年半，第二年回家过完春节后，我们这二十个知青只有我一人傻呼呼地按时归队，其余十九人都以各种借口要晚归队。可回到农村才知道，该厂已派人到公社办手续，把二十个知青全内招进厂（因当时全国已停止招工），而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就把他的女儿顶了我的名，因当时如果没有他的签字，大家都办不了手续。那时因父亲头上的那顶帽子，再加上我不是该厂职工的子女，所以无力为自己抗争，虽说过去厂里每次慰问知青都有我一份，我是那二十分之一。

塞公失马，焉知祸福，待1974年我进校读书，他们虽进工厂两年了仍是黑户口，行李还仍留在各个生产队。而我也幸好当年没进厂当那电焊工，不然的话今天也下岗了，更别提能飘洋过海，今天坐在这电脑前写文章了，而那位公社副书记当年可是在家里写了一个月的检查。

我也没想到因此又在公社乃至县里出了小名，只要说我是某公社某大队某生产队的，人们就知道我是那“偷梁换柱”留下来的那一个，因在那大山方圆十多里就剩我这么一个知青了。那时候山里人纯朴善良，大家对我充满同情，以后到公社小学代课，到公社和县里开知青代表大会都非我莫属，还滥竽充数地当了一年生产队会计。1973年招生，我本已大学预选有名，后却因“白卷英雄”张铁生刮的成份论风的殃及又把我吹下来了，1974年才如愿进校读书（我四姐本是高中66届高材生，却因这文革、下农村，直到1977年才进大学）。而我这一走，却把在同公社插队的五姐给坑了，以后再招生，都不推荐她，说不能一家两姐妹都回城，应把名额让给其他人，直到1978年给父亲平反摘帽落实政策，她才得以回城进工厂。

奋战大山

其实当我一人独留那大山两年期间，我还是蛮愉快的。因为同队另外两个知青一个来自上海，一个来自哈尔滨（随父母工厂内迁到四川），她们语言不通，生活不习惯，过去我们三人住一起的一年半，挑水担煤煮饭全是我的事（第一年还养头小猪崽，我还上山割猪草呢）。这也是当初该厂管知青的干部叫我同她俩一块下乡，要我多帮助她们。如今她们一走，我如释重负，三个人的自留地归我一人，我种玉米种蔬菜，甚至还种过芝麻，一年生活自给有余。有一年种的茄子足有一尺长，自己吃不了，还摘去送人；有时晚上收工后，去自留地里掰几个玉米或煮或烤作晚餐，也吃得香甜。又让生产队派人帮我把客厅改成厨房，原来的厨房改养鸡养鹅，每天收工回去一开门，鸡飞鹅叫地欢迎我，顿时一扫劳累和寂寞。春节回家时，左手两只鸡右手一只鹅，背上还背一筐鸡蛋，让母亲高兴了好几天。

还有生产队的几个年龄相仿的姑娘们，每天出工都相邀我，雨天不出工时，我们又聚一块教我纳鞋垫，纳鞋底，我竟然还亲手做了两双布鞋来穿，那式样和舒适不亚于商店卖的北京布鞋。记得那年当一位姑娘出嫁时，我还为失去一位好友而落泪，这可是三年半来第一次流泪。

当然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记得当二十岁生日那天，我仍在地里劳作补种玉米苗，心里阵阵惆怅：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何时才有出头之日？我这小学毕业的底子，难道今生再也进不了大学？儿时的各种梦想“等我长大了，要把……当”全成泡影？我不知道在这广阔天地如何干才是大有作为”？

刚去农村时，随身只带了一本新华字典，以后农闲时、或晚上睡不着觉时，就着一盏小煤油灯，钻研那本小字典，以后却落下了爱挑别人错字的毛病。当初如果有预见自己有朝一日会到英语世界闯荡，该找本英语书刻苦钻研 ABC，也许今天就会是不一样的路不一样的人生。

记得我们刚去农村时，生产队的一个农民说他会算命，看他掐指嘴里念念有词地断言我要三十岁以后才能完全离开农村，我当他胡说。当毕业后，还是因“出身不好”，我被发配到郊区中学教书，学生也多是农家子女，一直到 1984 年才调到重庆某大学工作，才算彻底离开了农村，还真应验了那算命先生的预言。今天看来他的功力还不够，怎么当年竟没算出我此生还能飘洋过海入异籍呢，不仅跳出了农门，还飞出了国门。

再说 1973 年，当参加了考试后，听县里有人给透露消息，说某大学预选有我名。回生产队后，还坚持天天出工，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给留个好印象。并满怀希望等待录取通知书，谁知却日日杳无音信，后来才得知那个名额给了一个出身好的知青。当 1974 年又被推荐时，我却不抱太大希望，免得又失望，不知自己心理能否承受多次打击。当听到公社党委书记叫我去县里拿通知书时我还半信半疑，走了几十里山路去县城，手里攥着那信封，才知梦已成真。这悲这喜，电影《〈磋砣岁月〉》的两个主角可以诉说我的心声。

重返大山

千禧年回到那大山，眼前的景和物变化很大，当年的茅草屋都已变成砖瓦房，显示山村富起来了。望着山沟底下的那小煤窑已具规模，忆起我当年踏着那泥泞小路担煤爬坡的艰辛；当年担水的那口老井依在，却不知那水是否还冬暖夏凉；我住过的厅房被左边的邻居并吞改建而不复存在，但右边的邻居老屋仍在，主人

仍旧。望着那间厨房，我忆起当年可没少吃他们家热腾腾的红薯；望着那间烤火的厅，我仿佛见到了自己当年的身影。再去寻找自留地，不知是谁家在那儿盖了幢砖瓦房……

眼前的一切勾起往事的回忆是那么栩栩如生，尤其是那异口同声的呼唤，印证了我的生命曾有一段确实实留在了那里：我的足迹印在了那高山，我的汗水渗进了那土地。一千多个日夜在一生的长河中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一段，但对人生的磨练那是淬铁成钢，在知青这本字典里，“艰难挫折”的释义是“奋斗进取”，无论功过，无论成败，知青给历史留下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写的一笔。

依依不舍地告别大山，“离别三十年，今日回……”的旋律在我心中盘旋。今天提笔写下这生命中的一段曲，可谓“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”。

[作者李翔，1971年5月至1974年12月下乡，到四川省宜宾地区兴文县兴堰公社插队。]